



□周云龙

听起来是段子：女大学生宿舍，有4个人，但可能建了5个群。微信时代，大家很难真正离“群”索居了。好奇的是，一个手机里，最多能有多少个群？一个群里，最多会有多少人？有多少是不认识的人？

群与群是相似的，名字有时都一模一样。不过，群与群又是不同的，因群成员的构成而异。家庭群、工作群、同事群、战友群、同学群、老乡群、驴友群、钓友群、家校群、业主群、团购群……删删增增，本人也一度拥有四五十个小组。众群之中，一个无法界定、难以分类的微信聊天群有点特别，群成员近两百人，其活跃度也一直位列第一。

群之特别，一是成员背景多元、来路复杂。机关干部、媒体记者、企业家、自由职业者、高校教师、大学生以及退休干部，从00后到50后，尽在群中，聊得火热。许多人并不相识，只是群主各路社会关系的一个交集。

群之特别，二是群名设计得诗意图。群主是高校教授，不知他从哪里复制来一句一句晦涩难懂的词牌和诗句。群里的交流讨论，有时没边没际，难免越界，关、开、关、开，多个回合……粗略统计，前后使用的群名差不多可以出一本诗集了。

群之特别，三是有一个奇特人物时常出没。他高调、张扬、武断，几次气得一些人大跌眼镜，愤然退群。因为群内的舆论压力，他被群主数次安排退出；因为观点碰撞激烈，群起而攻之，他也主动退过群。

这是一个什么特别的群？其实一言难尽。这是一个什么奇特人物？可以略作转述。

不管什么热点、冰点话题，他都可以随性插一嘴，即兴喷一口，人称“ETC”（自动抬杠）。在暴露自己博览群书、信息渊博的同时，他又试图展示不服来辩的自信满满。

“奇人”的可笑，也同时被认为的可恨之处是，他常常忘乎所以，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。

有人看不惯他的骄横，某日将一张他在群里狡辩式聊天的截图转发到另一个群，“奇人共欣赏”。哪知道另一个群恰有“奇人”的故知，他又私信转发给“奇人”，意图挑事。“奇人”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立即在群里点名道姓开骂。被骂者，逃无可逃，赶紧现身检讨自己的不是。“奇人”并不善甘罢休，列举种种别人背叛他并被一一成功扳回的陈年往事。他在竭力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，又在肆意披露别人的隐私，而他浑然不觉，怡然自得。

“奇人”有时借题发挥，吐槽人间之虚伪、势利小人，坦陈自己最不能忍受某些人见风使舵、趋炎附势，他认为那是一种真正可怕的底层互害。以他的视角，势利，也是有钱有权有势者的专利，一般人不配。

“奇人”常常直言不讳地炫耀

【心理X光】

## 微信群里的综合征

自己遇见过的名人、高人，参与过的高档宴会，光临过的盛大场面，更是不失时机地宣称自己多么见多识广、人脉超群。不过，看他每天在一个微信群里专一抬杠，流连忘返，不知道他读书会友的时间到底都从哪里挤出来。

你应该看明白了，这是“盛气凌人”，其实算什么“奇人”，不就是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斗筲小人，那些令人讨厌的人吗？奇怪的是，那个诗意图似乎还缺不得这样的人。换言之，不少群成员甚至对他有着一点难以割舍的依赖。

想想，其实原因也不复杂。

一个微信群，总是一个人唱主角，总是一种声音在接龙，必定单调、乏味、无聊，最终名存实亡。而当微信群里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，哪怕是杂音、噪音，也有唤醒、激活或是搅动的作用。“奇人”的每一次退群，群里都会清静几天。但是仅仅几天，有人便开始期待他的出现，或者说期待有一两个的角色出现，转发一些热点信息，触发一些刷屏话题，挑起一些有趣争论。然而，“潜水员”常有，而“奇人”不常有。有人又自作主张或蛊惑群主，将“奇人”悄悄拉进群里，一个濒危、僵尸的群又开始有人不断“添砖”“加瓦”“盖楼”。然后，某一天，“奇人”又可能因为一言不合狂话粗口喷人。然后，不是他退群，就是对方退群。这已不是简单的社交平台，分明升级为一种社交游戏了。

“奇人”的存在，其实也只能出现在松散型微信群里。家庭群、工作群、同事群乃至老乡群，大家知人知面甚至知心，没人会“搭理”，只有“修理”，他不会有立“群”之地。而在一个少半熟人多半陌生人的社交群，“奇人”不再有太多顾忌，可以时不时地发个嗲、撒个野、逞个能。熟悉他的人，知道他底细，不愿戳穿。而更多的群成员，抱一种围观心态，他们很需要“奇人”一类角色制造话题，解闷减压。因为家人、同事乃至朋友，不太可能扮演那种角色。作为潜水的旁观者，有人不能接受，但也并不特别排斥，毕竟他不在身边不在眼前，可以选择忽视或者折叠。而我，倒是乐意将它作为锻炼自己包容能力、承受能力的一个现实场景。

这是微信时代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：这个复杂得难以命名的社群里，在杂乱无章的发言、起哄与喧闹之间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间真实：我们反感一种人，但同时似乎又依赖着他。浅层的诉求，需要人出洋相，搞搞怪，调节生活的气氛；深层的想法，需要以他为镜子，反观自身的言行举止，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卑劣、虚伪；隐秘的念头，需要借他之蛮力，去对付自己更加厌恶的人。事实上，一个群里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你一定有讨厌的人，有人也一定讨厌你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微信群在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往往开始还原或增强某些社会现实，也同时显现人性的弱点：群是虚拟的，问题是真实的。

## 【微情感】

□紫苏

小区门口有几棵黄栌树，枝干笔直，冠大如盖，每到暮秋时分，椭圆的树叶经了几次霜后，就开始变色，从绿到黄，再由黄变红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簇簇花团锦簇的“红花”，甚是好看。

于是吸引了很多人驻足，而我每逢经过，也必会捡拾几片喜欢的红叶带回家，夹在书中仿佛就能把这秋的光阴悄悄留住，但也心知“冉冉秋光留不住，满阶红叶暮。”或许这就是单纯的喜欢吧，总感觉一树“红花”之下，更显人间真实。

这天下午，到门口去做核酸，排到我前面的是两个牵着手的男子，一高一矮。顿时有些心中好奇，队伍里多是妈妈牵着孩子的人，但两个男子手拉手不离左右还是少见了些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门口盲人按摩的师傅，没有穿工作服，一时没有认出来。

他们手艺还是极好的，前段时间我腰椎不好，在那里做过一段时间的按摩，矮个师傅人特别爽朗，只是他们出行麻烦了些，一般都是两个人结伴而行。这时就听矮个师傅对高个说，“一会查完了去看看红叶，听说现在特别漂亮”。高个点头嗯了一下，显然也是赞同的。

可是他们要怎么看呢？我很疑惑可又不好直白去问。

就听矮个师傅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虽然看不到，可用耳朵去听一听风吹叶子的声音，用心去感受一下阳光穿透红叶的温暖总是好的。”原来是这样，即便身处黑暗，也会心向阳光。

果然两个人查完后，朝着红叶黄栌的方向摸索着走去。

不知红叶是否感知，在这天的午后，有人特意来用心感受它

们的存在。

树下最常常见到的还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每天老人都会推着老伴来树下遛弯，自己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看看报纸，老伴则坐在轮椅上，有时还会就着阳光睡上一小觉，老人偶尔起身给老伴盖一盖快要滑下去的薄毯。两个人相伴并无多言，我也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，但远远望去，定格的红叶、白发，仿佛可以代表这世间的一万般柔情。

有人说“万千荣耀，不及日日晨昏间的琐细”，或许真正的爱情，就是藏在无数个看似平淡的细水长流之中。

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”，大抵这样的爱情，人人羡之。

还有一个小孩子，每天定时在树下等妈妈回来，可是他的妈妈听说当年在生他时就已经去世了，但所有的人都瞒着他，不忍心告诉他真相。有时，世间的分离总是这样残酷，世间也总有那无可奈何之事。是让你去接受，而不容你拒绝的，就像《花田半亩》中所写到的：遗憾是常常的，孤独是常常的，生来是品尝苦味，生来便是看尽无常变幻。但有一丝希望总胜过绝望吧！希望他平安长大。

黄栌树下，有人来，有人往，有匆忙送娃的妈妈，也有下班晚归的打工人，更有不谙世事的孩童和看尽沧桑的老者，黄栌树还有一个别名“烟树”，像极了这普通人家的烟火气，一点一滴都是这样的鲜活亲切。

随着冬天的来临，黄栌树终于也掉光了最后一片红叶，树下人影也渐渐稀少了起来，待到明年红叶时，只愿这时光不老，愿你我无恙，等我再摘下一片红叶，悄悄珍藏。

## 黄栌树下



## 【眼中情】

□陈昊涵

“好，我马上就到！”一阵急促的对话将我从睡梦中吵醒。“我得去处置防汛！”只听清这半句话，就看到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雨幕中。我努力睁开眼睛望向墙上的挂钟——此刻，凌晨两点十分。

这就是我的父亲。一位平凡的基层工作者，这种风里来雨里去的节奏，已经成为日常，特别忙的时候连续好几天都吃住在单位，能够见到他竟然成了我这个当女儿的奢望。

有一次，妈妈踩着凳子笨拙地换灯泡，爸爸通过视频远程指导，没想到又挨了妈妈一通抱怨：“今后就别回来了，跟你们辖区居民过去吧”。爸爸听了只是嘿嘿地笑着提醒妈妈站“稳当点”。

“看你红眼睛都快成兔子了，就不能抽空多睡会啊！恨不

得冻成冰棍才好！”不知不觉把火发完了的妈妈又开始唠叨起来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一点也不让人省心，也不知道腰椎间盘咋样了？天天扎着带钢板的护腰不难受嘛……”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故事，争吵之中裹着丝丝的甜。

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光。他会带着我去西部湿地公园看五彩缤纷的郁金香花海，去游乐场尖叫着挑战过山车，累了便依靠在他宽厚的胸前踏实地小憩。一天傍晚，我们登上高高的千佛山顶，一起眺望山下的城市美景，爸爸说：“孩子，你看咱们的城市多美啊！这是咱们自己的家，也是大家的家。爸爸的愿望，就是要守护好这个大家园，让更多的孩子跟你一样幸福快乐。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理解了他和他这几年的苦心与白发。每个人都期待幸福，可很多人的肩膀上，不光有自己的幸福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徐静 美编:陈明丽